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幻中真



幻中真

烟霞散人 编次

司马师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32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¹/₂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,500

责任编辑 杨爱群 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ISBN 7-5313-0179-2/I·167 定价: 2.10元

本书出版说明

学界素知《幻中真》有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十二回本，及日本内阁文库存藏的十回本，惜国内已无存藏。现将两种版本同时校点出版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者或是爱好中国古代小说的一般读者，无疑都是珍贵的、难得的。有关此书的版本以及内容上的一些问题，校点者有专文附后，以供参考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一

序

天下事何一非幻？第幻有真假善恶之不同耳。当人之生也，本无善恶。性出天真，父师教训之严，良友切磋之砺，则性中之善恒多而恶常少。苟入无父师教训，出无良友切磋，则性中之善日为物欲销铄，而邪恶之念日生。幻从心想，想从幻生。幻之真者善者忠孝节义以成其名，幻之假者恶者奸顽贪戾以毕其命。有见利即忘义，可欲顿忘名。钻营悛剥，惟图一己之肥饱，不顾他人之膏血。只求眼前之荣，不顾身后之辱。如是幻心，如是幻想，无有底止。虽然，天有道焉。天虽冥冥而能知人之善恶，迟早消算，顽恶者何曾轻过。《易》云：

“积善馀庆，积恶馀殃。”佛云：“果报因缘，梦幻泡影。”如斯教人，人不知悟，视为泛常套语。及一朝败露，悔也莫及。故，不得已描写人生幻境之离合悲欢，以及善善恶恶，令阅者触目知警。试观吉存仁，积善训子成名；扶云守义，终还合浦；汪百万夫妇恻隐，亦叨封赠之荣；素娥矢贞，友鸾劝父，皆得诰命；兴祖尽孝，祖孙父母合于一堂。岂非幻中之善果而得其真者。乃若易任之凶顽，无端欺婶，谋占家财，复又欺妹，以快己欲，立见身死家亡，子军女妓；白有灵亲诵圣贤，四知不畏，削职从军，宜洗滌肺肠。无何不

改，违法罹祸。岂非幻中之恶果报。若强大梁之萑苻，老狐之逞孽，则又幻中之泡影电光。设使扶云怒其父杀其子，亦报应当然。反以德之，销其名，续其祀，赎其女以耦终身。此幻中之真善果，何虑后人之不昌大而簪纓其世哉。颜之曰《幻中真》良有以也。

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

目 录

幻中真 (十二回本)

序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 回 | 贤丈母赠金成配偶 | 美妻子含醋索催妆 | (1) |
| 二 回 | 蠢凶徒两场消辱 | 快书生一旦增荣 | (10) |
| 三 回 | 设奸谋娇娃矢节 | 逢酷吏壮士含冤 | (17) |
| 四 回 | 彗星现恩释无辜 | 妖孽形罪诛不法 | (28) |
| 五 回 | 涉水登山消尽胸
中碌碌 | 观风问俗茫然鹘
突惊疑 | (40) |
| 六 回 | 念前妻坐怀不乱 | 为爱女欲结丝萝 | (49) |
| 七 回 | 何小姐劝父存余地 | 强大梁夜卧感罡氛 | (59) |
| 八 回 | 老妖狐弄法哄饥民 | 汪万钟天书平剧贼 | (67) |
| 九 回 | 汪万钟上表苦陈情 | 卞兴祖弃官寻识父 | (77) |
| 十 回 | 父子相逢俱不识 | 祖孙会合暂开颜 | (83) |
| 十一回 | 恐负心着人暗访 | 坚孝念感动神明 | (89) |
| 十二回 | 小进士扮货郎巧遇
大团圆 | 老宰相亲送女于飞
双合卺 | (96) |

幻中真（十回本）

卷 一

鸳鸯谱 司马元双订鸳鸯谱 (106)

卷 二

第一回 小秀才花前作赋 俏佳人烛下传诗 (127)

第二回 蠢凶徒两场消辱 快书生一案峥嵘 (134)

第三回 设奸谋娇娃矢节 逢酷吏壮士含冤 (142)

卷 三

第四回 替星现恩释无辜 妖孽形罪诛不法 (148)

第五回 龙池寺藏智参禅 西湖边梦龙遇侠 (156)

第六回 醉迷楼题诗全义 留相府把节辞婚 (165)

卷 四

第七回 汪应钟移花接木 卞兴祖认李作桃 (169)

第八回 触狐奸奏敕征边 擒虎将成功海岛 (173)

第九回 老元帅挂冠归隐 小进士卖字寻亲 (178)

第十回 天台山梦逢故友 蓬莱岛醒遇真人 (183)

附录：《幻中真》的两种版本考评……林 辰 (192)

第一回

贤丈母赠金成配偶

美妻子含醋索催妆

醒言：

自天地开辟以来，遂分阴阳。阴阳既分，男妇以别。慨及后世，欲海茫茫，莫识本来面目。后源种种，安知父母生前。所以，暑往寒来，尽属炎凉世界。花开花谢，无非聚散姻缘。唯能空色相，始悟无生。未脱轮回，难登圣果。世间凡夫俗子，日日起来，迫迫急急，不得一夕安眠。碌碌忙忙，那有片时歇息。无不过为酒色财气四个字，累杀世间多少人。酒色最易迷人，财气最易杀人。然，天有安排，造化定论。故，为善者降祥，为恶者降祸。可叹愚人，不知善之当为，惟恶是务，到后来悔已迟矣。只因有个秀才，受多少磨折，终获善报。待在下慢慢说来。

话说那前朝年间，江南苏州府吴县一个有名秀才，姓吉名存仁，为人忠厚。其妻张氏，素性温良。积代好善，斋僧布施，补路修桥；遇人患难，无不拯救；逢人贫困，莫不周旋。但苦于子息艰难。一日，夫妇二人，备了香烛，到间壁尼庵求子，因而有孕。将分娩之夕，梦一黄龙入室，遂生一

子，名曰梦龙，字扶云。自幼眉清目秀，耳大面方。至四五岁，隔壁尼僧遂与他作伐，因聘定阊门外虎丘富户易迈之女为妻。不幸易迈身故，其妻吴氏遂与女儿素娥守节。不题。

却说吉扶云，年甫十岁，美如冠玉，下笔成文，诗词歌赋，件件俱精，书画琴棋，无所不晓。到了十三岁上，遂进了学。他父母也喜之不胜，那亲戚朋友，莫不赞叹。郡中乡老先生，都慕他的才名，时常请他到家，呼为小友。或吟诗，或作赋，或弹琴，或奕棋，再无一时闲暇。

一日，同窗有几个朋友，葛玉峰、刘子长，因数日不见扶云，遂备了几色下酒肴馔，携了几瓶惠山泉酒，清晨到他家中，拉他郊外游春。扶云因同学分中，不好相阻，只得同了几位朋友走出阊门。过了山塘，看看到了虎丘千人石上，遂命小厮将毡条铺在树林之下，轻弹低唱，弄盏传杯，吃到五六分地位。忽听得，鸟啭花梢，莺啼嫩柳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绿树丛中，花荫之下，娇滴滴两个美人，笑指吉生，自言自语，唧唧唧唧，若有顾盼留连之意。众友见了，因谓吉扶云道：“子素称能诗，今日遇此美人，可无佳句，以记春游之胜乎！”生遂鼓掌大笑，欣然命书童文儿，出锦笺一幅，取文房四宝，就于席间，立就八绝。诗曰：

一阵花飞过苑东，想思今夜梦魂中。

天公巧订鸳鸯谱，装点全然是化工。

其二：

绿草芊芊满玉堤，长空一望野云低。

不禁醉里开愁眼，无奈怀人意欲迷。

其三：

羞睹鸳鸯护水纹，巫山梦杳枉为云。

待看来日相逢处，约比今朝瘦几分。

其四：

花开花落草芊芊，今日今年最可怜。

自是一番春色好，桃含宿雨柳含烟。

其五：

眼角留传情思多，坐看帘外燕双过。

呢喃好向梁间语，说倩旁人可奈何。

其六：

每从花月夜长吁，那更萧条听鹧鸪。

独立苍苔等闲看，芳容应比旧时无。

其七：

一钩明月入窗扉，人值黄昏未梦□。

试倩花阴问消息，露零芳草欲牵□。

其八：

为寻春风过城西，阵阵花香风里吹，

瞥见美人花下立，怜花怜貌总相宜。

扶云题毕，众友互相传看，无不称赞，轮流奉酒。葛玉峰笑说道：“扶云兄不独诗才敏捷，而情思绵绵，可谓吴下无两矣。”刘子长道：“前七首只不过记春游之兴，不关痛痒。末后一绝，提到花貌并怜，真乃触景情生，只不知谁氏妖娆，

可能为扶云兄怜惜否？”众友听了，一齐大笑，齐声朗诵“怜花怜貌总相宜”之句，却被阵阵清风早已吹入美人之耳。只见有个美人，连忙催促侍女苍头，宛转花间冉冉而去。正是：

关雎总有配，才色令人传。

今日虽无意，谁知已是缘。

扶云与众友，直饮到日落西山，然后缓缓入城，与众作别，各自回家不题。

你道花间两位女子是谁？原来就是吉扶人自幼聘定的易迈之女素娥。这素娥，五岁上就亡过父亲，并无兄弟。亏得母亲乃是宦室之女，自幼知书达礼，治家有法，今丈夫亡后，遂矢志守节。遗下资财田产，因易氏俱有长房亲侄，一个是易任，一个是易佑，欲待二人之内承继一人作为子，无奈二人心术不端，见叔子死后，“这份家财，应该我二人均分。”因叔子死不久，不便发作，还想日后婢娘过继承嗣，二人还用些假殷勤、假亲热、假孝顺。过了多时，见婢娘不提起，他二人忍耐不住，冷言碎语，暗暗使人窜掇婢娘改嫁。吴氏暗暗哭泣，已非一日。原想道：“他如今所贪者财产耳，我如今母女相依，所用有限，何不将外面产业作三股均分。绝他恶念。”因定了主意，遂择个吉日，请了几位长亲，将家产分派。分派之后，二人乐意，吴氏得以安心守节，教训素娥。不期这素娥天生聪慧，一教便知。到了十二三岁上，女工之外，写作俱佳。每遇花开花谢，春去秋来之际，无不触目兴

怀，题诗消遣。吴氏见女儿长成得天然妩媚，才思生成，心中十分欢喜。又喜得吉家女婿，少年英俊，已入泮宫，将来有靠。故此，吴氏与素娥在闺阁中竟似母女师生，相依快乐。

这日乃是清明祭扫之期，吴氏先一日分付仆妇，打点了祭礼。次日，同素娥起身。素娥道：“斐家表姐远来看视母亲，若留他在家，岂不寂寞，意欲同去，特使孩儿禀明。”吴氏道：“我到忘了，他是我侄女，不妨同去。”因此三人下船，竟到虎丘后面，上坟祭扫。吴氏未免悲泣一番，然后下船。斐大姐笑嘻嘻对吴氏说道：“侄女家居震泽，久闻虎丘名胜，今在咫尺，姑娘何不带侄女与妹子，同去游玩一番，也好回家传说。”吴氏道：“虎丘虽是名胜，但值此春光，游人必多，妇女行走，甚不雅相。况且我身子劳倦，只好改日同你来罢。”吴氏说未完，当不得家人媳妇听见斐大姐要上虎丘游玩，一齐欢喜，俱在吴氏面前掇掇，要游虎丘。连素娥也说道：“斐家姐姐难得到此，母亲不可固执。”吴氏见他们要去，只得分付仆妇跟随，叫船移到虎丘后山，自己在船中等候。众仆妇引了斐大姐与素娥上岸，到各处去游玩。游到悟石轩前，见有一带绿树花荫，二人暂且伫立。不期恰遇这班少年士子呼卢畅饮。见有美女子游玩，一时欢喜若狂，定要吉扶云即景题诗。素娥见众少年颠狂，急欲回避。无奈斐大姐贪玩，只得又立了片时，方同他又到别处游了一番，然后下船，埋怨斐大姐不了。内中有个老家人。笑

嘻嘻近前说道：“方才一众少年相公，饮酒石上，内中这个穿绿、发覆齐眉的，就是吉家官人了。”吴氏听了，忙问道：“你既认得吉官人，何不早说，使姑娘回避。吉官人同着甚么样人在山上吃酒？”老家人道：“我两年不见吉官人，如今吉官人一发长成得风流儒雅。近来做了个秀才，同着他一班文人，饮酒赋诗。他那里晓得我家姑娘在此游玩。”吴氏道：“虽如此说，终非美事。你们回去，切莫将此事传知两个侄儿，免得又生是非。”众仆妇听命，方才一径回家。正是：

生前有子难行孝，死后徒劳枉上坟。

惟有夫妻情分重，猿啼三峡不堪闻。

吴氏与素娥在家，安闲过日。不料两个侄儿，所得吴氏家财，花花哄哄不上二三年，尽行费完，依旧要来算计，垂涎吴氏起来。吴氏甚是烦恼。因暗想道：“以我有限资财，如何饱得犬腹。他今欺我无人，我想吉官人年已长大，又且进过学，何不催他完此婚姻。一则完我心事，二则料理我家，岂不两便。”主意已定，使人请了妙音庵尼师来商议。这妙音庵尼师，叫做喜静。当初在城中出家，与吉家邻近。因吉存仁在庵中求子，后来生了吉扶云，却晓得易迈是同窗好友，因而说合，成了这头亲事。他在两家，时常往来，见他男女俱各成长，也在吴氏面前时常道及。但吴氏爱女心肠，一时不舍嫁出，故此延挨。只见有人来请，即忙来见吴氏。吴氏细细将心事说知道：“今欲招赘来家，又恐与恶侄不合。莫若成亲之后，再看光景，接来同住。我闻得吉亲家手

中淡薄，诚恐一时难措。你可致意，只要拣定时日，我有白金百两送去使用。其余嫁装，我久已置办，决不要他费心。”喜静听了，连忙走到吉家，将吴氏一番说话，细细与吉老夫妻说知。吉老夫妻听了，欢天喜地，遂拣了吉日良时，使人先送到易家，然后打点。真是，银钱在手，无一不备。

到了这日，易家要行古礼。吉扶云儒巾儒服来亲迎，乘了一匹高头骏马，一路上鼓乐喧阗，十分热闹。不一时，到了易家门首。众乐人吹打三次，易家大门只不肯开。吉扶云一时不便下马，只得勒住丝缰，在马上等待。忽见一个老仆，同着一个侍女出来，叫乐人不要吹打，缓缓进去，即一面笑嘻嘻走近吉扶云马前，说道：“我家主母，本待即请官人登堂相见，无奈我家姑娘，素性兜搭，晓得官人诗才自负，到处题诗。今行古礼，不无催妆，故此定要官人做了诗方许进门。吉扶云听了，大喜道：“索催妆诗，乃是文人韵事。只不知是信笔还是限韵？”使女道：“想是限韵。姑娘有幅花笺在此。”说罢送上。吉扶云接来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的一首七言律诗道：

赤绳系足是天缘，何事男儿心不坚？

若使移情并移性，闲花野草亦堪怜。

吉扶云看完，直喜得心花都开，方晓得妻子果是能诗：“不枉我吉扶云诗才自负，真佳偶也。”再细看诗中之意，都是句句相责，这是什么缘故？一时摸不着头绪，又不便问明，又不好信笔回答，又是立等，遂在马上一时急得没法。那侍女

又笑嘻嘻近前说道：“想是官人不解姑娘诗中之意？可记得当日虎林题诗？我家姑娘晓得了，深怪官人少年轻薄，移情移性，见美思怜，恐怕日后效尤，故此要官人辨明心迹，姑娘方肯上轿。”吉扶云听明，大喜道：“当时不过见景留题，不意姑娘见疑，”见侍捧着笔砚，忙举笔在花笺原韵之后，和了一首道：

好逑君子是前缘，百辆迎之敢不坚。

试看洞房花烛后，情深何处不生怜。

题毕，意犹未尽。又题一首道：

于飞孟女实天缘，自愧非鸿敢不坚。

一任天桃并野草，薰蕕自古不相怜。

吉扶云题完，双手递与使女，笑嘻嘻说道：“你可为我致意姑娘，言尽于此，乞早赐妆，勿负良时为爱。”侍女去后，不一时中门大开，僮相迎请。吉扶云入到厅中，拜见了岳母吴氏，然后迎请。素娥上轿在前，自己乘马在后。一路灯火辉煌，乐声并奏。到了自家门首，僮相迎请两位新人，并立红毯，先拜了天地，后拜了父母，然后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，同吃合卺。两人在灯下，各各偷睛细看。你看我是俊俏，我看你是玉人。彼此暗暗欢喜。直到夜深，方才同入罗帷，效于飞之乐矣。正是：

百年夫妇今宵定，苦乐均分无异心。

到得花花还果果，始知此乐不为淫。

二人成亲之后，真乃郎才女貌，彼此相爱相怜。日夕吟

风弄月，不是你我分题，就是援今喻古。吉扶云受用闺间之乐。

不觉时光易过，素娥有孕在身。到了十月满足，得生一子，一家喜欢无限，取名兰生。吴氏亲来看视，因与素娥说起：“易任、易佑存心不良，今又欺我孤身，图谋家产。又见吉官人是个秀才，也要思量进学，要我帮助，终日絮聒，因此气出病来。”吉扶云与素娥再三宽慰道：“二人虽是心术不端，且有小婿在此，岳母不必过于愁虑。”吴氏道：

“无奈贤婿住远，不能朝夕相亲。意欲接你二人去同住，又不知吉亲家可肯相许。”素娥道：“等我与官人慢慢商量，在公婆面前道及母亲之意，或者肯许也不可知。”吴氏住了几日。回到家中，当不过两个侄子，不是逼勒要卖田产，就是串通衙役催比钱粮。弄得吴氏气苦不过，无嘴可诉，只得悄悄使老仆来问女儿女婿，要接去同住。素娥见母亲如此受气，暗暗垂泪，只得告禀公婆。吉老夫妻听了，不胜叹息道：“从来无子，族中必要瓜分。易亲家若有子嗣，虽在襁褓之中，谁人敢动分毫。如今易亲家母受此家难，我心何安。”因对扶云说道：“你丈母孤身无靠，要你夫妻去相依，免得受人欺侮，也是一美，况我有你兄弟在家，殊不寂寞。你受岳母深恩，亦可尽半子之谊。你不须记念家中，只打点去便了。”吉扶云领了父命，方敢叫素娥料理到易家去住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腹内空求代笔，新援谷秀假斯文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蠢凶徒两场诮辱 快书生一旦峥嵘

话说吉扶云夫妇，拜辞父母下舡。一路即景吟诗，早到虎丘河下。只见易家无数使女，在彼迎接。二人遂上了岸。走进中门，过了穿堂，到后边一所楼上，拜见岳母。吴氏见了女儿同女婿回来，好不欢喜，连平日的愁烦病体一时都好了。遂唤丫鬟春兰打扫一间房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铺下一张红漆雕床、壁间挂几幅古画。天然几上放一个古铜香炉，烧着沉速香、龙泉饼，满屋香喷喷的。及至晚膳已完，吴氏遂开口道：“你二人今日舡中劳顿，请去歇息罢。”二人下楼而寝。到了明日，吉扶云道：“易家两个阿舅，不好不去看他。”遂写两个眷弟帖子，叫小厮跟了，到易任、易佑家中。那知易任是个谷秀，肚中一字不通，将五百石谷纳了！个秀才。起初还觉是买的，到后来竟认是真的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吉扶云去拜他，从早直等至午后，不见出来相会。扶云心中忖道：“我与他不过是姊舅，如何这般大样。”不待而去。及至易任出来，不见扶云。遂问家人道：“小吉到哪里去了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在此等大爷不出，去了。”易